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五回 藩司賣缺兄弟失和 縣令貪贓主僕同惡

卻說三荷包回到衙內，見了他哥，問起「那事怎麼樣了」。三荷包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這事鬧壞了！大哥，你另外委別人罷，這件事看上去不會成功。」藩台一聽這話，一盆冷水從頭頂心澆了下來，呆了半晌，問：「到底是誰鬧壞的？由我討價，就由他還價；他還過價，我不依他，他再走也還像句話。那裡能夠他說二千就是二千，全盤都依了他？不如這個藩台讓給他做，也不必來找我了。你們兄弟好幾房人，都靠著我老大哥一個替你們一房房的成親，還要一個個的捐官。老三，不是我做大哥的說句不中聽的話，這點事情也是為的大家，你做兄弟的就是替我出點力也不為過，怎麼叫你去說說就不成功呢？況且姓倪的那裡，我們司裡多少銀子在他那裡出進進，不要他大利錢，他也有得賺了。為著這一點點他就拿把，我看來也不是甚麼有良心的東西！」原來三荷包進來的時候，本想做個反跌文章，先說個不成功，好等他哥來還價，他用的是「引船就岸」的計策。先看了他哥的樣子，後來又說什麼由他還價，三荷包聽了滿心歡喜，心想這可由我殺價，這叫做「裡外兩賺」。及至聽到後一半，被他哥埋怨了這一大篇，不覺老羞成怒。

本來三荷包在他哥面前一向是極循謹的，如今受他這一番排揎，以為被他看出隱情，聽他容身天地，不禁一時火起，就對著他哥發話道：「大哥，你別這們說。你要這們一說，咱們兄弟的帳，索性大家算一算。」何藩台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三荷包道：「算帳！」何藩台道：「算什麼帳？」三荷包道：「算分家帳！」何藩台聽了，哼哼冷笑兩聲道：「老三，還有你二哥、四弟，連你弟兄三個，那一個不是在我手裡長大的？還要同我算帳？」三荷包道：「我知道的。爸爸不在的時候，共總剩下也有□來萬銀子。先是你捐知縣，捐了一萬多，弄到一個實缺；不上三年，老太太去世，丁艱下來，又從家裡搬出二萬多，彌補虧空；你自己名下的，早已用過頭了。從此以後，坐吃山空，你的人口又多，等到服滿，又該人家一萬多兩。憑空裡知縣不做了，忽然想要高升，捐甚麼知府，連引見走門子，又是二萬多。到省之後，當了三年的厘局總辦，在人家總可以剩兩個，誰知你還是叫苦連天，論不定是真窮還是裝窮。候補知府做了一陣子，又厭煩了，又要過甚麼班。八千兩銀子買一個密保，送部引見。又是三萬兩，買到這個鹽道。那一注不是我們三個的錢。就是替我們成親，替我們捐官，我們用的只好算是用的利錢，何曾動到正本。現在我們用的是自家的錢，用不著你來賣好！甚麼娶親，甚麼捐官，你要不管盡管不管，只要還我們的錢！我們有錢，還怕娶不得親，捐不得官！」

何藩台聽了這話，氣得臉似冬瓜一般的青了，一只手縊著鬍子，坐在那裡發愣，一聲也不言語。三荷包見他哥無話可說，索性高談闊論起來。一頭說，一頭走，背著手，仰著頭，在地下踱來踱去。只聽他講道：「現在莫說家務，就是我做兄弟的替你經手的事情，你算一算：玉山的王夢梅，是個一萬二，萍鄉的周小辮子八千，新昌鬍子根六千，上饒莫桂英五千五，吉水陸子齡五千，廬陵黃甫六千四，新畬趙琴州四五千，新建王爾梅三千五，南昌蔣大化三千，鉛山孔慶輅、武陵盧子庭，都是二千，還有些一千、八百的，一時也記不清，至少亦有二三□注。我筆筆都有帳的。這些錢，不是我兄弟替你幫忙，請教那裡來呢？說說好聽，同我二八、三七，拿進來的錢可是不少，幾時看見你半個沙穀子漏在我手裡？如今倒同我算起帳來了。我們索性算算清。算不明白，就到南昌縣裡，叫蔣大化替我們分派分派。蔣大化再辦不了，還有首府、首道。再不然，還有撫台，就是京控亦不要緊。我到那裡，你就跟我到那裡。要曉得兄弟也不是好欺侮的！」

（京控：即到京府去告狀。）

三荷包越說越得意，把個藩台白瞪著眼，只是吹鬍子，在那裡氣得索索的抖，楞了好半天，才喘吁吁的說道：「我也不要做這官了！大家落拓大家窮，我辛辛苦苦，為的那一項！爽性自己兄弟也不拿我當作人，我這人生在世上還有甚麼趣味！不如剃了頭髮當和尚去，還落個清靜！」三荷包說道：「你辛辛苦苦，到底為的那一項？橫豎總不是為的別人。你說兄弟不拿你當人，你就該應擺出做哥子的款來！你不做官，你要做和尚，橫豎隨你自家的便，與旁人毫不相干。」

何藩台聽了這話，越想越氣。本來躺在床上抽大煙，站起身來，把煙槍一丟，豁琅一聲，打碎一只茶碗，潑了一床的茶，褥子潮了一大塊。三荷包見他來的凶猛，只當是他哥動手要打他。說時遲，那進快，他便把馬褂一脫，卷了卷袖子，一個老虎勢，望他哥懷裡扑將來。何藩台初意丟掉煙槍之後，原想奔出去找師爺，替他打稟帖給撫台告病。今見兄弟撒起潑來，一面竭力抵擋，一面嘴裡說：「你打死我罷！」起先他兄弟兩鬥嘴的時候，一眾家人都在外間，靜悄悄的不敢則聲。等到後頭鬧大了，就有幾個年紀大些的二爺進來相勸老爺放手。一個從身後抱住三老爺，想把他拖開，誰知用了多大的力也拖不開。還有幾個小跟班，不敢進來勸，立刻奔到後堂告訴太太說：「老爺同了三老爺打架，拉著辮子不放。」太太聽了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！也不及穿裙子，也不要老媽子攙，獨自一個奔到花廳。眾跟班看見，連忙打帘子讓太太進去。只見他哥兒倆還是揪在一塊，不曾分開。太太急得沒法，拚著自己身體，奔向前去，使盡生平氣力，想拉開他兩個。那裡拉得動！一個說：「你打死我罷！」一個說：「要死死在一塊兒！」太太急得淌眼淚說：「到底怎麼樣？」嘴裡如此說，心上到底幫著自己的丈夫，竭力的把他丈夫往旁邊拉。何藩台一看太太這個樣子，心早已軟了，連忙一鬆手，往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。

那三荷包卻不提防他哥此刻鬆手，仍舊使著全副氣力往前直頂；等到他哥坐下，他卻扑了一個空，齊頭拿頭頂在他嫂子肚皮上。他嫂子是女人，又有了三個月的身孕，本是沒有氣力的，被他叔子一頭撞來，剛正撞在肚皮上。只聽得太太啊喲一聲，跟手咕咚一聲，就跌在地下。三荷包也爬下了，剛剛磕在太太身上。何藩台看了，又氣又急：氣的是兄弟不講理，急的是太太有了三個月的身孕，自己已經一把鬍子的人了，這個填房太太是去年娶的，如今才有了喜，倘或因此小產，那可不是玩的。當時也就顧不得別的了，只好親自過來，一手把兄弟拉起，卻用兩只手去拉他太太。誰知拉死拉不起。只見太太坐在地下，一手摸著肚皮，一手托著腮，低著頭，閉著眼，皺著眉頭，那頭上的汗珠子比黃豆還大。何藩台問他怎樣，只是搖頭說不出話。何藩台發急道：「真正不知道我是那一輩子造下的孽，碰著你們這些孽障！」三荷包見此光景，搭訕著就溜之乎也。

起先太太出來的時候，另外有個小底下人奔到外面聲張起來說：「老爺同三老爺打架，你們眾位師爺不去勸勸！」頃刻間，各位師爺都得了信，還有官親大舅老爺、二舅老爺、姑老爺、外孫少爺、本家叔老爺、二老爺、侄少爺，約齊好了，到簽押房裡去勸和。走進外間，跟班回說：「太太在裡頭。」於是大家縮住了腳，不便進去；幾個本家也是客氣的，一齊站在外間聽信。後首聽見三老爺把太太撞倒，太太啊喲一聲，大家就知道這事越鬧越大，連勸打的人也打在裡頭了。跟手看見三老爺掀帘子出來，大家接著齊問他甚麼事，三老爺因見幾個長輩在跟前，也不好說自己的是，也不好說他哥的不是，但聽得說了一聲道：「咱們兄弟的事，說來話長，我的氣已受夠了，還說他做甚！」說罷了這一句，便一溜煙外面去了。這裡眾人依舊摸不著頭腦。後來帳房師爺同著本家二老爺，向值簽押房的跟班細細的問了一遍，方知就裡。

二老爺還要接著問別的，只聽得裡面太太又在那裡啊喲啊喲的喊個不住，想是剛才閃了力了，論不定還是三老爺把他撞壞的。大家都知道太太有了三個月的身孕，怕的是小產。外間幾個人正在那裡議論，又聽得何藩台一疊連聲的叫人去喊收生婆，又在那裡罵上房裡的老媽子：「都死絕了，怎麼一個都不出來？」眾跟班聽得主人動氣，連忙分頭去叫。不多一刻，姨太太、小姐帶了眾老媽，已經走到屏門背後。於是眾位師爺只好回避出去。姨太太、小姐帶領三四個老媽進來，又被何藩台罵了一頓，大家不敢做聲。好容易五六個人拿個太太連抬帶扛，把他弄了進去。何藩台也跟進上房，眼看著把太太扶到床上躺下。問他怎樣，也說不出怎樣。

何藩台便叫人到官醫局裡請張鬍子張老爺前來看脈。張鬍子立刻穿著衣帽，來到藩司衙門，先落官廳，手本傳進；等到號房出來，說了一聲「請」，方才跟著進去。走到宅門號房站住，便是執帖二爺領他進去。張鬍子同這二爺，先陪著笑臉，寒暄了幾句，不知不覺領到上房。何藩台從房裡迎到外間，連說：「勞駕得很！……」張鬍子見面先行官禮，請了一個安，便說：「憲太太欠

安，卑職應得早來伺候。」何藩台當即讓他坐下，把病源細細說了一遍。不多一刻，老媽出來相請。何藩台隨讓他同進房間。只見上面放著帳子。張聾子知道太太睡在床上，不便行禮，只說一句「請太太的安」。帳子裡面也不則聲，倒是何藩台同他客氣了一句。他便側著身子，在床面前一張凳子上坐下，叫老媽把太太的右手請了出來，放在三本書上，他卻閉著眼，低著頭，用三個指頭按寸、關、尺三步脈位，足足把了一刻鐘的時候，一只把完，又把那一隻左手換了出來，照樣把了半天。然後叫老媽子去看太太的舌苔。何藩台恐怕老媽靠不住，點了個火，鼻開帳子，讓張聾子親自來看。張聾子立刻站了起來，只些微的一看，就叫把帳子放下，嘴裡說：「冒了風不是頑的！」說完這句話，仍由何藩台陪著到外間開方子。張聾子說：「太太的病本來是郁怒傷肝，又閃了一點力，略略動了胎氣。看來還不要緊。」於是開了一張方子，無非是白朮、子芩、川連、黑山梔之類。寫好之後，遞給了何藩台，嘴裡說：「卑職不懂得甚麼，總求大人指教。」何藩台接過，看了一遍，連說：「高明得很！……」又見方子後面另外注著一行小字，道是「委辦官醫局提調、江西試用通判張聰謹擬」□七個字。何藩台看過一笑，就交給跟班的拿折子趕緊去撮藥。這裡張聾子也就起身告辭。少停撮藥的回來照方煎服。不到半個鐘頭，居然太太的肚皮也不痛了。何藩台方才放心。

只因這事是他兄弟鬧的，太太雖然病不妨事，但他兄弟始終不肯服軟，這事情總得有個下場。到了第二天，何藩台便上院請了兩天假，推說是感冒，其實是在家裡生氣。三荷包也不睬他，把他氣的越發火上加油，只好虛張聲勢，到簽押房裡，請師爺打稟帖給護院，替他告病；說：「我這官一定不要做了！我辛辛苦苦做了這幾年官，連個奴才還不如，我又何苦來呢！」那師爺不肯動筆，他還作揖打恭的求他快寫。師爺急了，只好同伺候簽押房的二爺咬了個耳朵，叫他把合衙門的師爺，什麼舅太爺、叔太爺，通通請來相勸。不消一刻，一齊來了。當下七嘴八舌，言來語去。起先何藩台咬定牙齒不答應。虧得一個舅太爺，一個叔太爺，兩個老人家心上有主意，齊說：「這事情是老三不是，總得叫他來下個禮，賠個罪，才好消這口氣。」何藩台道：「不要叫他，那不折死了我嗎！」舅太爺道：「我舅舅的話他敢不聽！」便拉了叔太爺，一同出去找三荷包。

三荷包是一向在衙門裡管帳房的，雖說是他舅舅，他叔叔，平時不免總有仰仗他的地方，所以見面之後，少不得還要拍馬屁。當下舅太爺雖然當著何藩台說：「我舅舅的話他敢不聽？」其實兩個人到了帳房裡來，一見三荷包，依舊是眉花眼笑，下氣柔聲。舅太爺拖長了嗓子，叫了一聲「老賢甥」，底下好像有多少話似的，一句也說不出口。三荷包卻已看出來意，便說：「不是說要告病嗎？他拿這個壓制我，我卻不怕。等他告准了，我再同他算帳。」舅太爺道：「不是這們說。你們總是親兄弟。現在不說別的，總算是你讓他的。你幫著他這幾年，辛辛苦苦管了這個帳，替他外頭張羅，他並不是不知道好歹，不過為的是不久就要交卸，心上有點不高興，彼此就頂撞起來。」三荷包道：「我頂撞他什麼？如果是我先頂撞了他，該罰該殺，聽憑他辦。」舅太爺道：「我何曾派老賢甥的不是！不過他是個老大哥，你總看手足分上，拚著我這老臉，替你兩人打個圓場，完了這樁事。」叔太爺也幫著如此說。他叔叔卻不稱他為「老賢侄」，比舅太爺還要恭敬，竟其口口聲聲的叫「三爺」。

三荷包聽了，心想這事總要有個收篷，倘若這事弄僵了，他的二千不必說，還有我的五百頭，豈不白便宜了別人。想好主意，便對他舅舅、叔叔說道：「我做事不要瞞人。他若是有我兄弟在心上，這樁口舌是非原為九江府起的。」便如此這般的，把賣缺一事，自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兩人齊說：「那是我們知道的。」三荷包道：「要他答應了人家二千，我就同他講和。倘若還要擺他的臭架子，叫他把我名下應該分的家當，立刻算還了給我，我立刻滾蛋；叫他從今以後，也不要認我兄弟。」舅太爺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一切事情都在娘舅身上。你說二千就是二千。我舅舅叫他只准要二千，他敢不聽！」說著，便同叔太爺一邊一個，拉著三荷包到簽押房來。

跟班的看見三老爺來了，連忙打帘子。當下舅太爺、叔太爺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把個三荷包夾在中間。三荷包走進房門，只見一屋子的人都站起來招呼他，獨有他哥還是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不動。三荷包看了，不免又添上些氣。虧得舅太爺老臉，說又說得出，做又做得出，一手拉著三荷包的手，跑到何藩台面前說：「自家兄弟有什麼說不了的事情，叫人家瞧著替你倆擔心？我從昨天到如今，為著你倆沒有好好的吃一頓飯，老三，你過來，你做兄弟的，說不得先走上去叫一聲大哥。弟兄和和氣氣，這事不就完了嗎。」三荷包此時雖是滿肚皮的不願意，也是沒法，只得板著臉，硬著頭，狼獾獾的叫了聲「大哥」。何藩台還沒答腔，舅老爺已經張開兩撇黃鬍子的嘴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你兄弟照常一樣，我的飯也吃的下了。」說到這裡，何藩台正想著眾人發落他兄弟兩句，好亮光自己的臉，忽見執帖門上來回：「新任玉山縣王夢梅王大老爺稟辭、稟見。」這個人可巧是三荷包經手，拿過他一萬二千塊的一個大主顧，今天因要赴任，特來稟辭。何藩台見了手本，回心轉念，想到這是自家兄弟的好處，不知不覺，那面上的氣色就和平了許多。一面換了衣服出去，一面回頭對三荷包道：「我要會客，你在這裡陪陪諸位罷。」大家齊說：「好了，我們也要散了。」說著，舅太爺、叔太爺，同著眾位師爺一哄而散。何藩台自己出來會客。

原來這位新挂牌的玉山縣王夢梅，本是一個做官好手。上半年在那裡辦過幾個月厘局，不該應要錢的心太狠了，直弄得民怨沸騰，有無數商人來省上控。牙厘局的總辦立刻詳院，將他一面撤委，一面提集司事、巡丁到省質訊。後來查明是他不合縱容司、巡，任情需索。幸得憲恩高厚，只把司、巡辦掉幾個，又把他詳院，記大過三次，停委一年，將此事敷衍過去。可巧何藩台署了藩司，約摸將交卸的一個月前頭，得到不久就要回任的信息，他便大開山門，四方募化。又有個兄弟做了幫手，竭意招徠。只要不惜重賞，便爾有求必應。王夢梅曉得了這條門路，便轉轉托人先請三荷包吃了兩?花酒。齊巧有一天是三荷包的生日，他便借此為名，送了三四百兩銀子的壽禮，就在婁子家弄了一本戲，叫了幾?酒，聚集了一班狐群狗黨，替三荷包慶了一天壽。這天直把三荷包樂得不可開交，就此與王夢梅做了一個知己。可巧前任玉山縣因案撤省。這玉山是江西著名的好缺，他便找到三荷包，情願孝敬洋錢一萬塊，把他署理這缺。三荷包就進去替他說合。何藩台說他是停委的人，現在要破例委他，這個數還覺著嫌少。說來說去，又添了二千。王夢梅又私自送了三荷包二千的銀票。三荷包一手接票子，一面嘴裡說：「咱弟兄還要這個嗎？」等到這句話說完，票子已到懷裡去了。

究竟這王夢梅只辦過一趟厘局，而且未曾終局，半路撤回；回省之後，還還帳，應酬應酬，再貼補些與那替他當災的巡丁、司事，就是錢再多些，到此也就有限了。此番買缺，幸虧得他有個錢莊上的朋友替他借了三千，他又弄到一個帶肚子的師爺，一個帶肚子的二爺，每人三千，說明到任之後，一個管帳房，一個做文案。三注共得九千，下餘的四五千多是自己湊的。這日因為就要上任，前來稟辭，乃官樣文章，不必細述。王夢梅辭過上司，別過同寅，帶領家眷，與所有的幕友、家丁，一直上任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。將到玉山的頭一天，先有紅諭下去，便見本縣書差前來迎接。王夢梅的意思，為著目下乃是收漕的時候，一時一刻都不能耽誤的。原想到那一天就要接印，誰知到的晚了，已有上燈時分，把他急的暴跳如雷，恨不得立時就把印搶了過來。虧得錢穀上老夫子前來解勸，說：「今天天色已晚，就是有人來完錢糧漕米，也總要等到明天天亮，黑了天是不收的，不如明天一早接印的好。」王夢梅聽了他言，方始無話。卻是這一夜不曾合眼。約摸有四更時分便已起身，怕的是誤了天亮接印，把漕米錢糧被前任收了去。等到人齊，把他抬到衙門裡去，那太陽已經在牆上了。拜印之後，升座公案，便是典史參堂，書差叩賀，照例公事，話休絮煩。

（帶肚子：官員上任時借墊幕僚的錢。）

且說他前任的縣官本是個進士出身，人是長厚一路，性情卻極和平，惟於聽斷上稍欠明白些。因此上憲甄別屬員本內，就輕輕替他出了幾句考語，說他是：「聽斷糊塗，難膺民社。惟係進士出身，文理尚優，請以教諭歸部銓選。」本章上去，那軍機處擬旨的章京向來是一字不易的，照著批了下來。省裡先得電報，隨後部文到來。偏偏這王夢梅做了手腳，弄到此缺。王夢梅這邊接印，那前任當日就把家眷搬出衙門，好讓給新任進去。自己算清了交代，便自回省不題。

（章京：官名，軍機處的辦事人員。）

且說王夢梅到任之後，別的猶可，倒是他那一個帳房，一個文案，都是帶肚子的，凡百事情總想挾制本官。起初不過有點呼應

不靈，到得後來，漸漸的這個官竟像他二人做的一樣。王夢梅有個侄少爺，這人也在衙門裡幫著管帳房，肚裡卻還明白。看看苗頭不對，便對他叔子說：「自從我們接了印，也有半個多月，幸虧碰著收漕的時候，總算一到任就有錢進，不如把他倆的錢還了他們，打發他走，免得自己聲名有累。」他叔子聽了，楞了一楞。歇了一會，才說得一聲：「慢著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侄少爺見話說不進，也就不談了。

原來這王夢梅的為人最惡不過的。他從接印之後，便事事有心退讓，任憑他二人胡作胡為，等到有一天鬧出事來，便翻轉面孔，把他二人重重的一辦，或是遞解回籍，永免後患。不但干沒了他二人的錢文，並且得了好名聲，豈不一舉兩得。你說他這人的心思毒還不毒？所以他侄少爺說話，毫不在意。

回到簽押房，偏偏那個帶肚子的二爺，名字喚蔣福的，上來回公事。有一樁案件，王夢梅已批駁的了，蔣福得了原告的銀錢，重新走來，定要王夢梅出票子捉拿被告。王夢梅不肯。兩個人就鬥了一會嘴，蔣福噙哩咕嚕的，撇著嘴罵了出去。王夢梅不與他計較，便拿朱筆寫了一紙諭單，貼在二堂之上，曉諭那些幕友、門丁。其中大略意思無非是：

本官一清如水。倘有幕友、官親，以及門稿、書役，有不安本分、招搖撞騙，私自向人需索者，一經查實，立即按例從重懲辦，決不寬貸各等語。此諭貼出之後，別人還可，獨有蔣福是心虛的，看了好生不樂。回到門房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他出這張諭帖，明明是替我關門。一來絕了我的路，二來借著這個清正的名聲，好來擺布我們。哼哼！有飯大家吃，無飯大家餓，我蔣某人也不是好惹的。你想獨吞，叫我們一齊餓著，那卻沒有如此便宜！」想好主意，次日堂事完後，王夢梅剛才進去，一眾書役正要紛紛退下，他拿手兒一招道：「諸位慢著！老爺有話吩咐。」眾人聽得有話，連忙一齊站定。他便拖著嗓子講道：「老爺叫我叫你們回來，不為別事，只因我們老爺為官一向清正，從來不要一個錢的；而且最體恤百姓，曉得地方上百姓苦，今年年成又沒有□分收成，第一樁想叫那些完錢糧的照著串上一個完一個，不准多收一分一厘。這件事昨日已經有話，等到定好章程就要貼出來的。第二樁是你們這些書役，除掉照例應得的工食，老爺都一概拿出來給你們，卻不准你們在外頭多要一個錢。你們可知道，昨天已貼了諭帖，不准官親、師爺私自弄錢？查了出來，無論是誰，一定重辦。你們大家小心點！」說完這話，他便走開，回到自己屋子裡去。

（申：指單據、憑證。）

這些書差一千人退了下來，面面相覷，卻想不出本官何以有此一番舉動，真正摸不出頭腦。於是此話哄傳出去，合城皆知，都說：「老爺是個清官，不日就有章程出來，豁除錢糧浮收，不准書差需索。」那第二件，人家還不理會，倒是頭一件，人家得了這個信息，都想等著占便宜。一等三天，告示不曾出來，這三天內的錢糧卻是分文未曾收著。王夢梅甚為詫異，說：「好端端，這三天裡頭怎麼一個錢都不見！」因差心腹人出外察聽，才曉得是如此如此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恨的他要立時坐堂，把蔣福打三千板子，方出得這一口氣。後來幸虧被眾位師爺勸住，齊說：「這事鬧出來不好聽。」王夢梅道：「被他這一鬧，我的錢還想收嗎？」錢穀師爺道：「不如打發了他。這件事總算沒有，他的話不足為憑，難道這些百姓果真的抗著不來完嗎？」

王夢梅見大家說得有理，就叫了管帳房的侄少爺來，叫他去開銷蔣福，立時三刻要他卷鋪蓋滾出去。侄少爺道：「三千頭怎麼說？」王夢梅道：「等查明瞭沒有弊病，才能給他。」侄少爺道：「這話恐怕說不下去罷。」王夢梅道：「怎麼你們都巴望我多拿出去一個，你們才樂？」侄少爺碰了這個釘子，不敢多說話，只得出來同蔣福說。蔣福道：「我打老爺接印的那一天，我就知道我這飯是吃不長的。要我走容易得很，只要拿我的那三千洋錢還我，立時就走。還有一件：從前老爺有過話，是『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』。現在老爺有得升官發財，我們做家人的出了力、賠了錢，只落得一個半途而廢。這裡頭請你少爺怎麼替家人說說，利錢之外，總得貼補點家人才好。還有幾樁案子裡弄的錢，小事情，□塊、二□塊，也不必提了。即如孔家因為爭過繼，胡家同盧家為著退婚，就此兩樁事情，少說也得半萬銀子。老爺這個缺一共是一萬四千幾百塊錢，連著盤費就算他一萬五。家人這裡頭有三千，三五□五，應該怎麼個拆法？老爺他是做官的人，大才大量，諒來不會刻苦我們做家人的。求少爺替家人善言一聲，家人今天晚上再來候信。」說罷，退了去。

侄少爺聽了這話，好不為難，心下思量：「他倒會軟調脾，說出來的話軟的同棉花一樣，卻是字眼裡頭都含著刺。替他回的好，還是不替他回的好？若是直言擺上，我們這位叔太爺的脾氣是不好惹的，剛才我才說得一句，他就排揎我，說我幫著外頭人叫他出錢。若是不去回，停刻蔣福又要來討回信，叫我怎樣發付他。說一句良心許，人家三千塊錢，那不是一封一封的填在裡頭給你用的；現在想要干沒了人家的，恰是良心上說不過。況且蔣福這東西也不是甚麼吃得光的。真正一個惡過一個，叫我有甚麼法子想！也罷，等我上去找著孀子，探探口氣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叫人打聽老爺正在簽押房裡看公事。他便趁空溜到上房，把這事從頭至尾告訴了太太一遍。又說：「現在叔叔的意思，一時不想拿這錢還人家。蔣福那東西頂壞不過，恐怕他未必就此干休。所以侄兒來請孀娘的示，看是怎麼辦的好？」豈知這位太太性情吝嗇，只有進，沒有出，卻與丈夫同一脾氣。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「大少爺，你第一別答應他的錢。叔叔弄到這個缺不輕容易，為的是收這兩季子錢糧漕米，貼補貼補。被蔣福這東西如此一鬧，人家已經好幾天不交錢糧了！你叔叔恨的牙癢癢，為的是到任的時候，他墊了三千塊錢，有這點功勞，所以不去辦他。至於那注錢亦不是吃掉他的，要查明瞭沒有弊病才肯給他。你若答應了他，你叔叔免不得又要怪你了。」侄少爺聽了這話，不免心下沒了主意，又不好講別的，只得搭訕著出來，回到帳房，悶悶不樂。忽見帘子掀起，走進一人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蔣福聽回信來了。侄少爺一見是他，不覺心上舉拍一跳。究竟如何發付蔣福，與那蔣福肯干休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